

我们无时不处在历史产物之中

北京大学哲学系 赵敦华

威廉·狄尔泰 1882 年接替洛采担任柏林大学哲学教授，在以后 30 年的时间中，在德国哲学界有重要影响。与新康德主义排斥心理学不同，他在《精神科学导论（第一卷）》（1883 年）中，把精神科学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但他的心理学既不是心理主义，也不是理性主义，而是对生活经验的科学研究。他认为任何科学都是经验科学，但在什么是经验的问题上，“洛克、休谟和康德所设想的认识主体的血管之中并没有流淌着真正的血液，而毋宁说只存在作为某种单纯的思想活动的、经过稀释的理性的汁液物”。

狄尔泰把人类的经验分外部和内部两种，由此出发，分别产生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两种不同认识。在外部经验中，外部现实“占据了自我意识的全部，它影响我们，抵抗我们的意志，引起我们的愉快和痛苦的感觉”；为了克服外部现实的阻力，人们必须用概念把外部力量分割成部分，研究各部分的因果关系，“我们所面对的只能是发明的概念，而不是现实”，比如，原子、以太、振动等概念只是为了对外部经验进行计算的“具有高度人为色彩的抽象物”。内在经验是人的生活经验，包括直接生活经验和间接生活经验两部分。关于直接生活经验的知识是心理学，心理学是精神科学的基础；而关于间接生活经验的知识构成文化系统的科学（包括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伦理学、文学），以及社会外部组织的科学（包括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

狄尔泰批判当时流行的三种心理学观念：把心理学方法还原为外在观察的实证主义，密尔的心理主义，把心理学划归自然科学的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他把其心理学称作“描述和分析心理学”，它能够提供“理解”和“意义”，作为全部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基础。理解在自己生活经验内部体验人的生命的意义，但心理事件的意义不局限于内在体验，更重要的存在于它与其所指向或导致的行动的关系之中，如狄尔泰所说：“理解深入到人类历史可观察的事实之中，达到感觉所不能进入、但影响外在事实的领域，如价值和目标。”狄尔泰认为，精神科学的“理解”与自然科学的“说明”是两种认识方式。自然科学的“说明”对外部经验对象的因果性进行推理和概括，涉及外部经验对社会影响的一般评估，但不会直接引起个人行动，不涉及个人目标、手段和选择、偏好等生活价值。

对个人生活经验的内部体验式的理解，如何过渡到对社会文化的理解？狄尔泰的回答是通过历史方法。他的历史方法与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历史科学不同，后者排斥心理学，而把历史科学作为精神科学的本质。狄尔泰则认为，历史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不可能说出历史最终的秘密；但可以通过外在的途径，把理解个人内在经验的心理学转化为研究社会文化现实的历史方法。第一条途径是个人传记的写作。狄尔泰说，要把心理学发展为真实的社会心理学，“传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杰出人物的传记描写“使一个生命体的本性、发展和命运变得容易理解”。第二条途径是人际心理的社会关系。他比喻说：“一个瀑布由奔向一处的不同水流构成，但一句口语——仅仅是嘴唇的一个呼吸运动——通过唤起个人动机的相互影响，就可以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搅动整个人类社会。”第三条途径是内在经验与历史相同的时间结构。狄尔泰说：“我们无时不处在历史产物之中。生命表达的精神特征总是明天，它们的存留就是历史。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处在罗马废墟、大教堂和贵族消暑城堡之中。历史与时间不分离，也不被时间距离从现在割裂出去。”

上述三条途径使个人心理在历史中扩展成“人民精神”（Volks-geist），使个人体验的生活

时间变成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这些被历史方法扩展了的生活经验就是文化系统科学和外部社会组织科学的研究对象，这些科学是精神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对生活经验的间接知识是心理学研究的直接知识的“次级真理”，比如，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需要、节俭、工作、价值”等概念是依赖于心理学基本概念的“次级概念”。但“次级”不等于“次要”。相反，狄尔泰认为，人天生是文化存在者和社会交往者，人性的表达依赖于文化系统和社会组织，人的内在经验只有被客观化为社会历史现实，才能变成系统的、客观的科学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说，精神科学是人性科学，而系统的人性科学只能是一种间接知识，虽然它的基础是对生活经验的直接理解。